

同时期热播的《北辙南辕》《我在他乡挺好的》展现的生活呈现两极化，也令口碑走向两个极端——

都市生活剧不该只是“痛点”与“爽点”的对决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同为都市剧，同是聚焦年轻女性群体，眼下热播的《北辙南辕》与《我在他乡挺好的》，正构成一对有趣的互文。前者脚踩云端，勾勒“向往的生活”：主角住着大平层，马场酒局谈生意，更有闺蜜借钱请你成为合伙人，精英帅气男性抛下工作与你谈情说爱，一举一动都是在为观众积累“做梦的素材”。而后者四个主角则干脆把异乡打拼年轻人的生活难题“集齐了”：网贷、黑心中介、大龄未婚、整容陷阱、大城市通勤难、职场生育风险……可谓一集一“哭点”，“全程高能”。

当然，由此导向出两部剧的口碑热度也走向两个极端。《北辙南辕》高开低走，尽管集结名导与大半个演艺圈明星助阵，却仅拿到4.9分的评分。而没有一线演员加持的《我在他乡挺好的》低调开播，却凭借口碑相传不仅获得8.3分的评分，眼下其百度指数更是前者的三倍多。互联网时代谈创作，上至平台下至自媒体人，爱用“爽点”“痛点”来总结用户需求。在不少剧评人看来，《北辙南辕》与《我在他乡挺好的》恰好各执一端：前者奔着观众“爽点”而来，后者则猛戳现实“痛点”。

聚焦都市生活的影视作品，赚走共鸣眼泪的“痛点”，一定比提供幻想素材的“爽点”更讨喜么？倒也未必。《北辙南辕》在与《我在他乡挺好的》的同场对决中铩羽而归，与其说是“爽点”输了，不如说是傲慢自负的创作态度输了。而对比过去这些年悬浮的荧屏都市生活，关注普通人真实生活的《我在他乡挺好的》的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用“痛点”赚足眼泪过后，创作者应当思考的是，



一个光鲜亮丽在马上谈生意，一个素颜朝天在早高峰的地铁里过生日，《北辙南辕》与《我在他乡挺好的》展现的北漂生活在炮制“爽点”与集中“痛点”上走向两个极端。
▼《北辙南辕》剧照。▶《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制图：冯晓瑜

如何以主角的自我成长奋斗替代甜宠爱情，真正找到抚慰现实人心的“励志点”。

口碑热度的两极化印证国剧观众的成长

遭遇未婚夫欺骗，“被小三”的海归女小雨告别北欧别墅，又投奔到北京奶奶的市中心两层洋房。赋闲没两天，就在堂妹的饭局里，结识了演艺圈的广告供应商，没有简历没有面试，仅凭好酒量与高颜值便顺利入职。此后，她白

天赖床，晚上赴宴，一个外行人凭着几句话谈成订单，拿到不菲提成，奢侈品名牌服饰买到手软。这是《北辙南辕》的开篇。

生日当天，晶晶费尽力气挤进早高峰的地铁，在摩肩接踵中贴着车门，戴上耳机寻求片刻的安宁。刚谈成订单回到公司，却遭到老板的无故辞退。来不及为自己伤感，她又忙着帮闺蜜处理黑中介的麻烦。好不容易收拾妥当，来不及享受闺蜜准备的生日宴，一个神秘电话让她从天桥一跃而下。这是《我在他乡挺好的》的开篇。

如若不是特别说明，很难想象她们

都活在同一个北京——这是网友如是感慨。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满足观众的“爽点”，展现优渥生活并无不妥。

成功的都市剧里，也有日剧《半泽直树》这样走“爽文”路线赢得口碑的先例。它“爽”在男主人公面对腐败的银行系统，秉持公义之心蛀撼撼树的执着，最终能够团结善良之人对抗恶势力。而《北辙南辕》则将“爽点”异化为富人对于穷朋友的无逻辑的“打赏”，用购买力和酒肉交情解决问题。于是观众只看到觥筹交错与打情骂俏，全然没有与收入地位相匹配的

智慧与能力；只看见物质衡量的“姐妹情深”，全然没有患难与共的真情流露。因为丢失的钱包被追回，女投行老板直接“打赏”仅两面之缘的主妇一台高档洗衣机。酒桌上见过一面的年轻女孩，因为“喜欢”，甚至主动借钱拉其人伙做“不会赔本的买卖”。这样的情感逻辑，难怪被网友吐槽是甜宠剧里“霸道总裁”换了性别。

可以说，摒弃悬浮虚假的《北辙南辕》选择《我在他乡挺好的》，直接印证着国剧观众的成长——与其在悬浮剧里见识好生活，不如到“接地气”的普通人身上寻找真实生活。

“痛”过之后，用什么抚慰人心，激励前行？

在《北辙南辕》的衬托下，《我在他乡挺好的》赢得认可。但正如豆瓣用户“款款KKD”所评论那样：“进步了，但还没进到那一步。”播出过半，《我在他乡挺好的》已包租租房、通勤、职场等都市年轻人几乎所有“痛点”，因而弹幕里是齐刷刷的“破防了”。当观众看到晶晶自杀时，会感慨“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可这些“痛点”似乎只是在“罗列”生活的难，成为吸引观众入局的“鱼饵”。观众痛过哭过之后，会发现这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情感剧，甚至是情节散乱的悬疑剧。业内人士直言，“痛点”不该成为“接地气”的手段。观众期待着创作者去挖掘痛点背后的共性与深层原因，抛出更深刻的议题。与此同时，创作者需要思考，面对挫折，如何给予观众在现实生活勇敢前行的动力。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此前播出的《她们创业的那些事儿》之中。播出前几集，将遭遇“职场霸凌”女性的现实境遇与心理状态描绘得细致入微。可被女高层赏识，获邀双双辞职创业的戏码还没“热血”一阵，就回到了谈情说爱为主，职场打拼为辅的创作窠臼。难怪网友吐槽：“她们创业路上的那些事就是莫名其妙的爱情。”

展现“痛点”更不是为了“炮制负能量”。去年的话题剧《三十而已》同样戳中育儿焦虑、全职主妇个体价值等等中等收入家庭的“痛点”。可看完剧集，观众非但没能找到应对生活的从容与勇气，反而收获焦虑与茫然。社会热点虽被“同步”到影视剧集中，但更多微观个体的复杂情感与选择被遮蔽在更具话题性的狗血情感里。

“成年人的崩溃是一瞬间，可是大多数人不是崩溃之后继续站起来，迎接新的崩溃吗？”网友“莱克尔博德”道出了症结所在。就《我在他乡挺好的》已播出内容来看，剧中的年轻人在困难面前似乎显得有些脆弱，而危机的解除又显得轻巧。什么时候影视剧主角面对裁员风险，不是通过暗恋自己的上司“英雄救美”，而是通过工作实绩自我救赎；面对大龄催婚，不是期待“富二代”小男友从天而降，而是自信独立、从容老去，或许才是展现“痛点”的最终目的所在——塑造一个真实可信，更可以对标努力的正面榜样。

《青蛇劫起》：“故事新编”的台搭好了，戏呢？

■本报记者 柳青

很难把《白蛇2：青蛇劫起》（以下简称《青蛇劫起》）看作《白蛇：缘起》的续篇。虽还是小白小青的不了情，但从山清水秀的清新古风转入赛博朋克的废土景观，《青蛇劫起》的“修罗城”似乎是《新神榜：哪吒重生》的“东海市”的复制，加上片尾彩蛋惊鸿一瞥的《新神榜：杨戬》，“飞艇已过蓬莱境”，“追光动画”在这接连几部视觉趣味一致的成人向动画电影里确立了明确的野心：废土朋克杂糅古风新武侠，创造“故事新编”的动漫宇宙。

让旧的故事在新的异世界的奇观里重演，《青蛇劫起》这种自我更新的意识对于追求成人化和工业化的动画电影生产是有价值的，这适当弥补和平衡了它在剧作层面的能力亏欠，而后者终究让这些作品在市场中功亏一篑。

故事发生在哪里，比故事本身有意思

水漫金山，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青蛇劫起》的开篇是观众过于熟悉的情节，剧情的悬念转向“小青此后的遭遇”，但是观众很快发现，故事发生在哪里，比故事本身有意思。

法海的一掌没能把小青打入轮回，却让她进入了修罗城的“异度空间”，一个她没有见识过、也不能理解的地方。创作者预设小青遭遇的错愕，是观众代入的视角，“如果桥”，和《阿凡达》的若干场景异曲同工。创作者以极大的心力投入到场景和空间概念的设计，把视觉层面的趣味做到极致。电影里的“奇观”，不仅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的构建，更重要的是，生诸多“似曾相识”景观的拼贴与并置，它们的“组合”也成了奇观。

关于《青蛇劫起》输出的视觉美学特征，废土朋克和新武侠都有源可溯，是对既往经验的翻新。这种适可而止的亦旧亦新是取悦观众的设计——从日本动漫、科幻经典和超级英雄大片里获得的视觉记忆，能够和讲了几个世代的中国故事对接，这明确地贩卖“差异性体验”，对人们以为司空见惯的类型进行改造，又不至于输出全然陌生的体验。

这是成熟的商业电影思路，从情节框架到视听呈现，完成对套路的重新排列组合。因为严格工业流程中产出的“类型电影”，本质上是创作者和观看者的信息交换平台，情节和形式的创新，



《白蛇2：青蛇劫起》剧照。

想起《银翼杀手》里暗无天日的街区；小青第一次去九尾狐的地盘时，经过一整片如同破败主题公园的青砖黛瓦建筑，一晃而过的几个画面，唤起老派武侠电影和古装片的记忆；九尾狐的“超市”，拼贴了《哈利·波特》的古灵阁银行库和《千与千寻》汤婆婆大澡堂；九尾狐的朋友蜘蛛精，多手多脚开着破旧大巴的样子，像极了《千与千寻》的蜘蛛爷爷和《龙猫》的猫巴士；让小青最终逃离修罗城的那道“如果桥”，和《阿凡达》的若干场景异曲同工。创作者以极大的心力投入到场景和空间概念的设计，把视觉层面的趣味做到极致。电影里的“奇观”，不仅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的构建，更重要的是，生诸多“似曾相识”景观的拼贴与并置，它们的“组合”也成了奇观。

关于《青蛇劫起》输出的视觉美学特征，废土朋克和新武侠都有源可溯，是对既往经验的翻新。这种适可而止的亦旧亦新是取悦观众的设计——从日本动漫、科幻经典和超级英雄大片里获得的视觉记忆，能够和讲了几个世代的中国故事对接，这明确地贩卖“差异性体验”，对人们以为司空见惯的类型进行改造，又不至于输出全然陌生的体验。

这是成熟的商业电影思路，从情节框架到视听呈现，完成对套路的重新排列组合。因为严格工业流程中产出的“类型电影”，本质上是创作者和观看者的信息交换平台，情节和形式的创新，

其实是在可参照范围内的有限调整。

对的议题、对的概念，并不能等同于对的戏剧

“追光动画”的这种创作思路，实际收获的市场反馈并不如预期理想。《白蛇：缘起》《新神榜：哪吒重生》和《青蛇劫起》目前的票房，都在三亿到四亿元之间；这个数字要谈“国漫崛起”，是牵强的。

“追光动画”敏锐地意识到动画电影需要观众细分这个行业风向，创作团队的方向明确，试图制作区别于“全家欢”动画的、成熟向的动画电影，目标观众是有了一些生活阅历且愿意投入复杂议题思考的成年人。《白蛇：缘起》《新神榜：哪吒重生》和《青蛇劫起》接连三部作品，利落地确认了一种时尚且多元杂糅的视觉风格，而与之不匹配的是剧作的贫瘠，一次又一次，创作者似乎力不从心于处理成人化的多层次主题。

在女性议题得到大范围讨论的大环境中，《青蛇劫起》乍看之下似乎是在屡屡正面强攻社会议题：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困境，女性受到的压制和她们们的反抗，女性之间惺惺相惜的情义，甚至还跨越地触及性别流动的观念，设计了白蛇转世的男孩与小青重逢在修罗城，“性别的变化无法改变我们之间的羁绊”。

可是对的议题、对的概念并不能等同于对的戏剧，创作者所面临的最棘手困境往往是，人的逻辑和理性的、观念的逻辑其实是不一致的。用纷繁的视听罗列时尚的、正确的观念，结果人物成了内在匮乏的工具人。小青自始至终是个单线条的小妖怪，被二元对立的观念驱使着。认为自己和小青的悲剧系于许仙懦弱，就要找个强悍的男人；发现强悍的男人一样会为了自保而舍弃伴侣，那就“世上只有姐姐好”；不分说地爱一个柔弱的男孩，因为认定他是姐姐转世；怀疑他不是姐姐转世时，又能立刻断舍离。她的一往情深，只能对“故人”，深情只以“前缘”为句读。这是罗曼蒂克肥皂剧的二极管逻辑，创作者及其创作对象都没办法面对更复杂的人的感情和逻辑。

如果观看时不调动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和电影《青蛇》里与小青有关的记忆，《青蛇劫起》的女主角将是一幅过于简单且潦草的速写。事实上，“追光动画”塑造的白蛇、哪吒和青蛇分享了一个特点，他们都严重依赖既往的文本和影视形象，潜台词是“她/他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样子”，把大同小异的情节挪到新的时空里。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思路本质上违背“故事新编”的精神，至少，是创作者不能在旧的人物框架里写出新的渴望和诉求。背靠前人真的好凉爽？

本报讯（记者王筱丽）随着终极预告释出，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的公映进入了倒计时，影片将于本周五与全国观众见面。该片根据焦裕禄女儿焦守云的口述回忆改编创作，由焦守云担任总监制，范元执导，高满堂、李唯编剧，郭晓东、丁柳元领衔主演。

对于今天的电影观众，焦裕禄是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熟悉，因为从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91年版电影《焦裕禄》，再到后来的电视剧、戏剧等，不同年代、不同样式的文艺作品反复讴歌过这位人民公仆鞠躬尽瘁的一生。陌生，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许多人心目里，焦裕禄更像是一座丰碑，他为人为夫、为人父的平凡一面，很少被了解、被感知。因此，《我的父亲焦裕禄》最大的看点，在于它呈现了子女至亲视角下一个更为温暖立体的焦裕禄形象。

终极预告的开篇，仍是观众熟悉的“味道”，以百姓的声声殷切呼唤拉开序幕，一位和蔼可亲的“焦书记”重返大银幕。“一声焦书记，一世为公仆”，在兰考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焦裕禄带着党和国家的嘱托来到了饥寒交迫的兰考人民身边。他不忍看见有百姓挨饿受苦，一己担下了破除购买议价粮的全部责任；他扛住了家人“不明白县委书记为什么这么穷”的误解，一生清贫始终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他咽下了接受组织调查时五味杂陈的苦楚，内心只有“让兰考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不变初心。“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战胜祸害我们几百年的三害”，漫天黄沙中焦书记对百姓的坚定承诺，成为他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生无悔付出甘做一辈子的“人民公仆”。

但终极预告的结尾，却显示了该片不同以往的气质。“你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做件好事吗？”焦母的深切教诲回荡在焦裕禄心头；而大雪纷飞中，焦母一脸不舍地站在村口目送全家人离去，已病入膏肓的焦裕禄明白，这一别便是生死永隔，他向母亲郑重一跪叩谢养育深恩。画面中，母子间浓烈深厚的亲情羁绊呼之欲出。

在许多先睹为快的专家眼中，用个人视角呈现一位公众人物，是《我的父亲焦裕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突破。影片既包含个人视角，又没有完全局限于纯个人化的体验，而是放在亲情、友情、爱情的故事与人物关系中展开，最大限度打开了能与大多数人共情的空间。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评价：“焦裕禄本人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能够有不同的呈现角度和方式。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呈现的是好书记形象，1990年代呈现的是更有社会意义的英雄形象，那么《我的父亲焦裕禄》为观众带来了一个更多元、更丰富、更饱满的‘人’的形象，能触及观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剧照。

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展现至亲视角下的人民公仆